



SHOUWANG WEILAI

Kunlun Chubansh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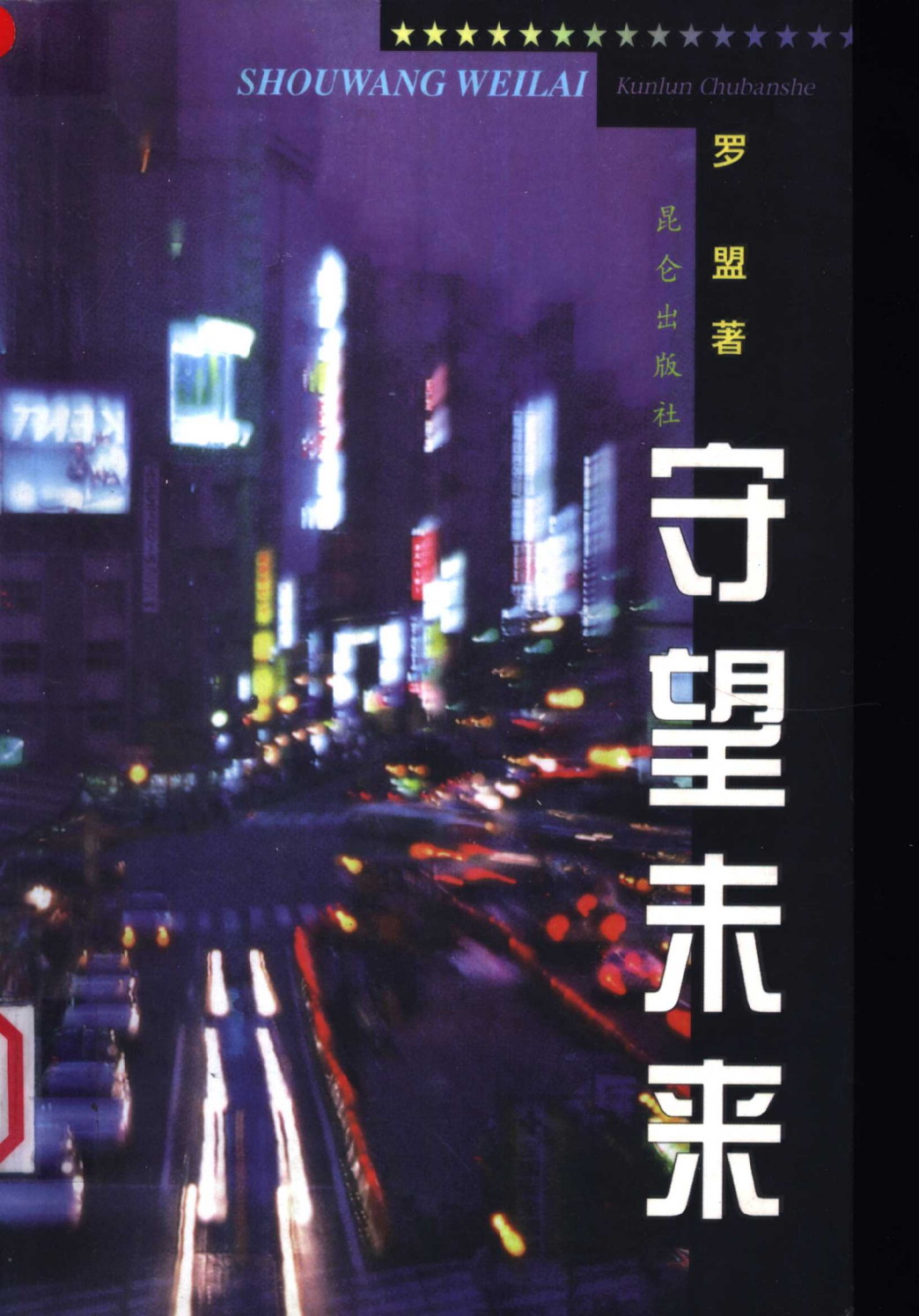
罗

盟

著

昆仑出版社

守望未来



守望未来

罗 盟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未来 / 罗盟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 7-80040-504-4

I. 守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9198 号

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 62183683

<http://5033.peoplespace.net>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三河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9.125

字数: 197 千字 印数: 1—5000

定价: 13.80 元(膜)

引 子

天刚蒙蒙亮，大雾正酝酿着，四下寂静、凄冷，城北河畔的居民区还在酣睡的梦中。

某个窗户一下亮了，那是在三楼，是惟一映出灯光的窗户。一个中年妇女惦着儿子第一天上班，算好了时间早点起床做早饭。现在找工作难啊，可不能让儿子的机遇耽误了。她走到阳台上，看看天色，也算舒展舒展身子。

“啊——”

一声惊叫划破空间，可怕的横祸似乎就亮相了。中年妇女突然撞上这一着，立刻感到在迷茫黑暗中，有无数只魔爪迎面抓来。惊叫声发自隔壁，真切得让人毛骨悚然；紧接着有“嗒嗒”的脚步声闯下楼梯；一个年轻女子疯狂地跑出来，胡乱地呼叫。

中年妇女吓得赶紧钻进房间。床上的老伴正在翻身，准备再一次进入梦乡。她一下子扑了过去，已经魂魄出窍了。

“喂，治德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”

“好像是……”

守

“我想恐怕出事了。”

望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做丈夫的一下子警觉起来，睡意破碎了。

未

“我怎么知道！反正出事了，我看见一个女的……对，就是新搬到我们隔壁来不久的那个女主人。”中年妇女说。在丈夫面前，她似乎有所心定了，差点叫人崩溃的惊恐逐渐被更大的惶惑不安取而代之。

来

两口子商量定去隔壁看看，然后做好心理准备走出屋门。楼梯平台对面，就住着他们的新邻居。现在邻居家的门大敞着，阒无声息，像个妖洞鬼穴般阴森可畏，更像给人以深沉的恐怖的思考。门外的两口子对视一下，还是像初次下水游泳似的探了进去，摸索一阵，头上的灯亮了。这是个看上去很昂贵的玻璃水晶罩灯，那上面五颜六色的眼睛异常安详地交代着客厅里的一切。客厅里陈设井然，只在通往里面房间的门口处碎着一只花瓶。房间门也大开着，门扇仿佛被突如其来地打开，现在还是惊乍未定的样子。房间内更黑得一塌糊涂，似乎有种想遮掩什么的本能，但一缕缕血质的腥气味不断扑鼻而来。这对夫妇不由得紧起喉咙，哪怕一只小老鼠制造点动静出来，他们的魂魄也肯定招架不住。

中年妇女吐词不清地说：“把灯打开嘛。”

做丈夫的战战兢兢地应着：“对，把灯按亮，把灯按亮。开关呢，开关在哪里？”他像冷得不行似的在墙壁上摸索起来。其实开关就在肩头上。这两口子走进邻居家里来不知道是受什么的驱使：可怜的两口子，他们到底介入进来了；他们想知道这家屋里发生过什么，却又害怕见到；现实却容不得他们多想，一下子将电灯碰亮了——这是夫妇俩始料不及的，好比那盏灯是个魔王突然显身出来。



守

望

未

来

一具泡在血泊中的尸体,让他们一览无遗。

同一天,上午十点左右,浓雾还弥漫不散。

城南的村子里,走进来一个打扮入时的女郎。她长相不凡,气质也不凡,即将被城市吞噬的村落很难找出这样的女郎。她在一家红色的院门外停下来,推开院门,径直走了进去。院子里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,她刚从洗衣机里取出脱干水的衣物。她看见女郎走进来,没有打招呼,连这方面的表情都没有所反应。女郎也一样,只顾朝楼梯口走去。她是那么自以为是,和一个正出屋的老大爷照上面,也没有任何礼貌性表示。

老太婆就压低声音冲老头子说:“你看这个不要脸的,又找那个死小子鬼混来了。”

老头子能说什么呢。他只能说:“这些事别管。现在的年轻人,你不懂他们的脑袋里面尽装些什么。”

老太婆意犹未尽,她就开始撇嘴了,还轻蔑甚至略带憎恨地斜楞着上楼去的女郎,那样子就差吐一口唾沫。老太婆觉得差不多了,这才扭转头来,她看见老伴还站在旁边,就放弃了刚才的表情。一边没事般把衣服一件件搭在晾衣绳上,一边说:“你准备买些什么菜回来?”

“随便买点什么。”老大爷说。这就打算出去,但他临转身时还是抬头望了望楼上的女郎。女郎已经走过楼上的走廊,正站在那间房门外掏钥匙。那间屋是这老两口每月以一百块钱租给一个小伙子的。那个混账家伙经常带一帮狐朋狗友前来厮混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这个看上去不是好货色的女人开始成了这儿的常客。房东老头看着她,就像人家得罪了他似的,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守

哼了一声，转身出院门。

望

楼上的女郎突然惊叫起来，就听见她“啊”的一声，整个人就冲出房间了，扑在走廊栏杆上差点朝外纵身跳下来，但她看来还有一丝惊魂，还是想到该走楼梯。于是她风风火火像个皮球似的蹦跳下来了。

未

“房东，房东。”女郎大声叫喊，跟进来时判若两人，问题是她现在根本顾不上许多了。

来

房东夫妇俩对视一下。

“他死了，你们知不知道他死了?!”

“什么?”女郎面前的两个人迟疑地说。与其说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倒不如说是对她的话不感兴趣。

“他是被谁杀死的，租你们房子住的那个人，他被人杀死了!满屋子是血。你们知道吗?有人把他杀死了。”女郎吓成了疯子的模样，好像接下来被杀的将会是她了。“有没有电话?这儿有没有电话?我要报警。”女郎在这当儿还想到这一着，可见她刚进来时那副样子不是装出来的。但还未等对方开口回答什么，她已经跑出院门，找公用电话去了。

不明事实真相的老两口又对视着，想从对方的脸上为这一切的真实性打分。他们打的分越来越高，他们感觉到的灾祸越来越明显，他们心头的恐怖更像四周的浓雾笼罩开来。他们好端端地做了几个月的房东，真不敢相信一桩人命案会发生在自家楼上。

第 一 章

1

汽车来了，是辆中型农用车。这样的车用来运货是很理想的，只是有屈黄老板的身份了。黄老板下车来，满面春风不但完好无损地保存着，这次还带来了得意忘形。近几个月来，员工们都在分析老板的这种气色，但除了这次赚到了可观的一笔外，他们便再也摸不出其他还有什么理由能冲昏老板沉稳老辣的头脑了。

“好了，把东西都搬上车。这次回去加工资。”

黄老板一来到大伙中间，就这么说，话不多，但老板的威信却充分发挥出来了。这些话是用浑厚洪亮的声音说出口的，这种声音又是跟黄老板敦实的中等个子、微黑的肤色、豁亮的眼睛、修剪得很好的上唇胡搭配得当的。这就是说，黄老板称得上是个相貌堂堂、风度十足的男士：这样的男士再加上为数不少的财产做后盾，他就更是个完美的男士了。

黄老板后面那句话早在不同情况下说过不知多少遍了。

下面卖力的伙计们也在不同情况下不知响应着舒美多少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守

次了。

望

未

来

这次大家心头更是舒美,更是喜不自禁、欢乐开怀,甚至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。他们以前一次次让幻想落空,但这次在临发工资前,还能得到老板这句话,说明它们最终的落实是有保障的,明摆着了。黄老板叫他们搬上车的东西是搞装饰的工具,以及剩下来的有用材料。这班人马为成都一家酒店折腾了两个多月,现在正是收兵撤马的时候。大伙搬起东西来是积极迅速的,一个个又是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的。在这种气氛里,周成就显得格格不入了,虽说他也在卖劲,但脸上绝对没有和悦之色,绝对没有其他同事忘乎所以的表情。这样,他就酷似一只野兽,比如老虎,一只在小山林里发挥不了本性的老虎。周成的长相倒没有丝毫野性,只是他的形象有种深沉的韵味。周成有张很乖的脸蛋,五官搭配得恰到好处,富有神韵,是那种越看越想看的脸蛋。要是这张脸蛋再合上一副高挑儿结实的身材,就够他一辈子福气了。但周成没有这样的身材,他的身材照标准起码要矮大半个脑袋。周成清楚地知道单凭天然造化的形象是不够的,还得看个人气质。他就自我感觉良好,满脸神情、言谈口音、举手投足,都一丝不苟地打点起来,它们经过加工就变得有魅力了,这种效果注定是吸引人的了。

周成在想,这处工程的盈利肯定早就落入黄老板的腰包,其数目恐怕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,以至于脑袋发热地考虑到多给大家一点儿施舍。周成在想,一个老板就为一处得利而高兴到这种地步,也未免太缺少档次了,黄老板不是这样的老板,他满有其他更多理由使自己飘飘然。

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,在四处忙碌的景象面前,周成有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。



守

望

未

来

大伙一个劲把要运回去的东西装上车。黄老板在一旁看在眼里，喜上心头，仿佛他的员工不是在装家具材料，而是装金条什么的。他的目光带着额外的自信，当它落在冯太身上时，他满脸的良好之色却冷不丁受到了影响，像灯泡缺少电压般暗了下去。这就使得黄老板有点露马脚了，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掩饰自己。他向冯太迈步走过去，恰好冯太也在忙活中抬起目光来。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，刹那间，两人都微微一怔。结果冯太还没有回过神来，黄老板已经走到他跟前来。他说：“所有东西都在这里？”

冯太说：“是的，我早就叫大伙把所有的东西收拢好了。”

黄老板又说：“嗯，这次大家干得漂亮，特别是你，作为组长，你挑的任务比谁都多，责任比谁都重。”

冯太就说：“我也很满意，相信大家都很满意。”

黄老板脸上有了不召自来的复杂因素，像有只蚊子叮他一下，很快他回过神来，他就夸张地点头称赞，夸张地打着哈哈，夸张地拍着冯太的肩头。他说：“冯太，你跟我来一下。”

冯太是个很帅的小伙子，无论相貌、身材、气质都是上天一流的安排。他相比起周成来，就更上一层楼了。周成和冯太是最要好的一对朋友。他们几乎同时进入黄老板的装饰公司，进来后，他们发现彼此间很心投意和，于是成了好朋友；推心置腹中，两人又发现他们的追求目标也是一致的，于是他们的友谊层层推进了，他们对工作也更是热情高涨。现在看来，冯太的处境明显更接近他们共有的目标，因为他现在是黄老板的得力干将。他已经撤下周成，捷足先登地走上前面宽阔平坦的大道了。这样一个有相貌有前途的小伙子是不多的，他除了招人爱慕外，就只有被人嫉妒的分了。

现在，大伙看着冯太被黄老板叫到一边去，自然就议论开了。

“嘿，他们会说些什么？”肖飞一戳周成，说。

周成瞥肖飞一眼，就用对付傻子的口气说：“说你那颗大脑袋。”

肖飞只是问问而已，看他那不中意的外貌和毫无风度的样子，怎么会去衡量别人的前途。他正双手拿着一根铝合金条子往车箱里放，动作软软绵绵，或者说他的性格生就软软绵绵。相形之下，一旁的钟伟就显得劲头十足了。钟伟光着上身，展示出骨骼之外就只有一张皮的体形，这样的体形跟他凹凸精瘦的脸膛是很相称的。钟伟麻利迅速的动作不是认真专注的干劲，却像在恶作剧。他把一件件物具一股脑儿朝车箱里扔，为上面接手的两个同事平增了不少麻烦和嬉笑的怨骂。钟伟并不在乎自己造成的影响。他听到两位好友刚才的对话，就对周成说：“黄老板和冯太肯定有什么事要私下商量。”

周成说：“鬼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就只有鬼才知道了。”

钟伟不含糊地说：“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当然是谈钱的问题喽，难道他们俩还私下在这处工程上婆婆妈妈？我想这次黄老板又要给冯太更多好处。”

肖飞插进来说：“这是肯定的，冯太的情况一直就是这样，照理说也应该这样。”

周成不再说什么了，他的知己朋友受到老板的赏识和厚待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不料钟伟和肖飞也就此打住了，这使周成心头很不通畅，好像这事还有不明不白的地方，谈论它的人不应该就此打住。周成就对两个哥们儿说：“哦，原来你们对



守

望

未

来

黄老板说的涨工资那句话深信不疑了？”

钟伟就对周成说：“搞了半天原来你还一直不相信？”

“我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值得相信。”

“你认为他兑不了现？黄老板是说着玩的？”

“你说对了前面那一点，但这不是黄老板说着玩的。当老板的知道该怎样来吊我们的胃口，这一点，我们的黄老板尤其擅长。”

“不会是这样的吧，我看他这次是来真的，他已经赚得无处发挥那股子劲了。”

肖飞在一边笑嘻嘻地听着，仿佛他希望这次多得的那一份已经到手了。他对二位说：“我看这次是跑不掉的，黄老板说过无数次这类话无数次没落实，但这一次是真格的。”

周成听两个同事这么一说，心头更是笑话他们了，看来他们不但胸无大志，而且还傻得无药可救。对于年轻人来讲，落得个这种德性就简直太糟糕了。周成想，确实糟糕。你看，他们还自我感觉良好地死维护那颗傻脑袋，这种人是没治的，他们受到鄙视当然就怪不到别人了。周成对两个朋友报有微妙心理，但还是把他自己的看法说给他们听，他凭着以前上过的无数次当，凭着他敏感多虑的天分，对二位说：“我看你们别指望了，我们被掌握在老板手里，他凭什么会轻易给我们好处？他们当年同样吃过不少苦头，受过不少磨难，现在正巴不得别人同样处在终不见天日的情况下，这对他来说是种心理上的享受。至于我们看见黄老板这次高兴得有些反常，我想肯定是别的什么原因在背后支使，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。嗯，我感觉我正说在黄老板的心坎上了。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只是又一次被糊弄了。瞧你们，大概都在构思多拿的数目了吧。嘿嘿，嘿

嘿。”

周成说完这些,感觉轻松多了,一来他把心头的某处堵塞物清了出来,二来他说出这些话后也多少起到些作用。他把同事们的心都说得悬起来了,对黄老板不再巴心巴肝地相信有加了。接下来周成就屁事不管了,开始想像回到家乡的情景:他的思绪一踏进这步,就拥抱在一个女孩子身上。周成和这个女孩子认识不久,才有过两面之交。但这两面之交给周成的印象就够深的了。他已经在心灵深处保存下来这副娇好优美清纯的少女形象,并且在这个月里时常捧出来,像捧出随身携带的宝物一样,供他得到精神上的满足。周成很快又要见到这个叫做美美的女孩子,之间只有四十多公里的距离,而汽车马上就要开了。

周成脸上就有了黄老板那种表情。

冯太跟黄老板的谈话没持续多久,也就一支烟的工夫。黄老板拍过冯太的肩膀,带着不见不散的意味走开了。黄老板转身走进酒店,冯太则转身走过来。冯太一来到同事们当中,问长问短的话就包拢上来了。

所有值得原道载回的东西都装上了汽车,所有在这儿劳作两个多月的装饰工都做好了回去的准备。身后,这家装饰一新的酒店看上去对前景抱着游刃有余的信心。至今,它为施工一方的黄老板带足了好处,今后又会将财富源源不断地带给它的主人。现在,是卖过汗马功劳的装饰工们该说拜拜的时候了。

黄老板的胳肢窝里夹着皮包,腾云驾雾般走出酒店。他坐上驾驶副座,这辆蓝色农用汽车就载满公司的人力和物力开始返程。

这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上旬的一个下午。

天气很好,但不受欢迎,夏天里的好天气往往是不受欢迎的。太阳还火辣辣恶狠狠地不肯罢休。农用车的后箱里,伙计们坐着或站着,他们是这次收益的直接劳作者,现在又成了直接遭受太阳辐射的对象。不过还好,车速带来的劲风让他们多少忘了些太阳的灼热。

几天前,中国发生了一件大喜事,那就是香港的回归。这件事对十多亿中国人来说,相当于把每个人的生日统一起来,着实欢庆了一番。每个人是那么振奋,那么扬眉吐气,谁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地球舞台上的一员。现在,车箱内的大伙正就这事谈论着,他们一个个就像刚从宴席桌上下来,总要对席间的情况评论一番的。周成说得最有劲,语气在尽量争取权威性,表情是冷酷的,义无反顾的,像在跟谁针锋相对似的。周成说,香港回归了无论怎么说都是好事,我也把它看做有我一份似的感到由衷高兴;我觉得这样一来,我们内陆将会更大地受其影响,当然积极影响占主流,但我要说的是消极方面的,比如不良风气,比如金融动荡。周成这种偏见是在钟伟的精彩描述过程中产生的。钟伟说:“香港是个花花世界,肉欲纵生,物欲横流,处处充满诱惑,处处布满陷阱,一个人很容易身不由己地掉下摩天大楼。”他说得眉飞色舞,脸上的凹凸不平就更表演得强烈了。钟伟之所以说得这么当回事,主要又是针对肖飞。肖飞平时就没有在这几个朋友当中占上中心位置,而大家在谈论香港的话题时,他偏偏自作主张地说,这就对了,这颗东方明珠身上的猥亵之物会被祖国大陆擦去许多了;他又说,以前,不少香港人就有这种远瞻,结果纷纷移民,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束缚自己冒险的长足发展。肖飞说到这里,还没有最

后稳住观点，结果就被钟伟急不可待地拱起来；紧接着，周成更被惹火似的，他骂肖飞缺少头脑，他说肖飞你到底懂不懂哦！香港这座国际大城市会受我们大陆的影响？你是不是说反了傻瓜，傻瓜你没看见我们这儿起着的变化跟香港多么接近？你知不知道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会以香港为跳板传染到我们内陆来？到那时我们的经济和劳动就业都会出现问题了。周成骂过一气，然后就说出前述的一席话来。肖飞受到抨击，却不再为自己辩解，只是毫无主见毫无风度地笑着。几个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较劲一番，冯太就从中补上一句，他说，我们不用白费口舌了，拿国家领导人的话说，香港回归是大势所趋、民心所向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一切说法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太阳总算疲软了，炎热大松一口气了。载着整个装饰公司的农用车终于到达汉州市，它以凯旋的姿态拐离国道线，驶进街区。中山大道是该市规划得要翘大拇指的街道，也是汽车最常出入的街道。时至今日，立在绿化带里的路灯杆上还挂着两尺来长的小旗帜，小旗帜一面印着五角星，一面印着紫荆花。这说明七月一日当天，这座繁华的县级市不知道更繁华到了何种程度，而全市的父老乡亲们，也不知道他们心头共鸣到了哪种程度。这种繁华，这种共鸣，直到现在都还能感觉得到，捕捉得到。车上的劳动者们看到这些，却不再感慨了，或者说，他们在嘴巴上不再吐出什么感慨。这倒是，香港回归也好，澳门回归也好，哪怕他们看得到台湾回归也好，毕竟不需要他们凭自己狭隘的感官乱弹琴；再说他们又都那么现实，那么讲实惠，现在都在全力以赴考虑着自己的切身利益。他们回来了，很快就能得到结果，证明黄老板的话能不能兑现，他们的美好构思能不能落实。他们还自我陶醉地抱着侥幸，这倒是真的。



汽车最终在西街上停下来,二十几个人纷纷跳下车,形成一定势力封在公司门外。公司是“皇冠装饰工程公司”。说是公司,实际上就是租用的两间临街铺子,铺子不大,而且这个招牌还是用钱借皇冠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名义得来的。这家公司先后在市内搬过三次窝,它像一个失眠者,总是找不到好窝和财路,于是辗转反侧。这里似乎并不坏,黄老板在此安顿已经一年多了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此生根。大伙心头有数,他们的老板几乎从来没有对生意乐观过,更是对这两间铺面的身价叫苦不迭。黄老板是那种既要生意蒸蒸日上,又要使代价付出最少的老板。

现在他对大家说:“进来把工资领了。”

黄老板的随身皮包里胀鼓鼓的,那里面装的是手机、支票和现金。黄老板像个饲养员打开卷帘门,他身后的这群“鸡鸭鹅”就簇拥着进来了。

铺子内很局促,连个正当的过道都没有,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,满屋子家具和材料。黄老板没有打开办公室的卷帘门,这帮人要进办公室拿钱,就只有一个一个又绕又跳,随处弄出稀里哗啦的声响来了。办公室里才是另一番天地——脚下铺满米黄色地砖,该放茶几的位置上放着茶几,该放沙发的位置上放着沙发,该放办公桌的位置上放着办公桌,没有丝毫含糊。

黄老板坐下来,在拥挤的目光中拉开发工资的序幕。

人群中,有个中年人发话说:“黄老板,这次怎么是你亲自发工资呢?”

黄老板像掸掉身上的灰尘似的说:“一样的嘛。”

中年人就小人受宠了。他又说:“老板娘呢?她怎么没来?”

“我们还以为她一直在守着铺子哩。”

黄老板不容身上再染上灰尘了，就说：“别说那么多！”

中年人就不再说。

黄老板拿出考勤本子来。

人群中发出一阵愉悦的唏嘘声，他们盼望一个多月的时刻终于到了。

发完工资，黄老板又对大伙说：“好了，你们该出去把车上的东西都搬进来了。”

这是领到工资的人不应该忘到脑后的。他们陆续走出所谓的公司，就喋喋不休起来。黄老板这次是说话算话了的，他按每人工作表现，为大家每天就他妈的各增加了一块或一块五角钱。大家太了解各自在不久前推算出来的幻想结果了，现在他们更感觉得到所抱的幻想死得有多惨。他们说：

“挨他妈的大头球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增加工资！”

“我还以为这次会增加好长一截，每天多给一块钱，连打发乞丐都不如。”

“我倒把完工奖事先考虑进去的，我原以为老黄要为我们各加两三百块。现在就别说他妈的什么完工奖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”

“难得看到老黄有如此兴致，他高兴成这样也充其量不过如此，我们就都他妈的没指望了。”

“看来老黄这次的反常，就不只是赚到一大笔的缘故，要解释它，我们得从另外的角度入手。嘿，这家伙一直很鬼。”

众人话虽说，活还是要做的。大家开始卸车上的东西。

周成发现冯太没有出来，他就听不见同事们的怨声怨气了，而是全身心地钻入到另一种心思里面。这种心思不是很舒